

初刻拍案惊奇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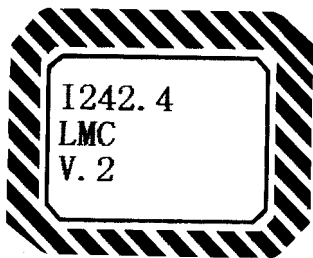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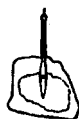
初刻拍案惊奇

(明) 凌蒙初 撰

卷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卷	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1)
卷	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1)
卷	三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41)
卷	四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谭侠	(52)
卷	五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	(66)
卷	六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77)
卷	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96)
卷	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108)
卷	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121)
卷	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131)



卷 十 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146)
卷 十 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165)
卷 十 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	(177)
卷 十 四	酒谋财于郊肆恶 鬼对案杨化借尸	(190)
卷 十 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201)
卷 十 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15)
卷 十 七	西山观设筵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228)
卷 十 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256)
卷 十 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72)
卷 二 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287)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315)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舫	(326)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341)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356)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371)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383)
	假天语幕僚断狱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399)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416)
	玉虚尊者悟前身	
卷二十九	通闺阁坚心灯火	(427)
	闹囹圄捷报旗铃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450)
	李参军冤报生前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461)
	周经历因奸破贼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490)
	显报施卧师入定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504)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518)
	静观尼昼锦黄沙巷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540)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怠招魔	(557)
	黑衣盗奸生杀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570)
	郢州司马冥全内侄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媚妒侄	(581)
	延亲脉孝女藏儿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595)
	秉诚县令召甘霖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608)
	江陵郡三拆仙书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诗曰：

燕门壮士吴门豪，筑中注铅鱼隐刀。
感君恩重与君死，泰山一掷若鸿毛。

话说唐德宗朝，有个秀才，南剑州人，姓林名积，字善甫。为人聪俊，广览诗书，九经三史，无不通晓，更兼存心梗直。在京师太学读书，给假回家，侍奉母亲之病。母病愈，不免再往学中。免不得暂别母亲，相辞亲戚邻里，教当直王吉挑着行李，迤迤前进。在路但见：

或过山林，听樵歌于云岭；又经别浦，闻渔唱于烟波。或抵乡村，却遇市井。才见绿杨垂柳，影迷几处之楼台；那堪啼鸟落花，知是谁家之院宇？看处有无穷之景致，行时有不尽之驱驰。

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无路登舟。不只一日，至蔡州到个去处，天色已晚。但见：



十里俄惊雾暗，九天倏睹星明。八方商旅卸行装，七级浮屠燃夜火。六翮飞身，争投栖于树杪；五花画舫，尽返棹于洲边。四野牛羊皆入栈，三江渔钓悉归家。两个招商，俱说此间可宿；一声画角，应知前路难行。

两个投宿于旅邸，小二哥接引，拣了一间宽洁房子。当直的安顿了担杖，善甫稍歇，讨了汤，洗了脚，随分吃了些晚食，无事闲坐则个。不觉早点灯，叫当直安排宿歇，来日早行。当直王吉在床前打铺自睡。

且说林善甫脱了衣裳也去睡，但觉物瘾其背，不能睡着。壁上有灯，尚犹未灭。遂起身揭起荐席看时，见一布囊，囊中有一锦囊，中有大珠百颗，遂收于箱篋中。当夜不在话下。到来朝，天色已晓。但见：

晓雾装成野外，残霞染就荒郊。耕夫陇上，朦胧月色将沉；织女机边，晃荡金乌欲出。牧牛儿尚睡，养蚕女未兴。樵舍外已闻犬吠，招提内尚见僧眠。

天色将晓，起来洗漱罢，系裹毕，叫当直的一面安排了行李。林善甫出房中来，问店主人：“前夕恁人在此房内宿？”店主人说道：“昨夕乃是一巨商。”林善甫见说：“此乃吾之故友也，因俟我失期。”看着那店主人道：“此人若回来寻时，可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寻问林上舍名积字善甫，千万千万，不可误事。”说罢，还了房钱，相揖作别去了。王吉前面挑着行李什物，林善甫后面行，迤迳前进。林善甫放心不下，恐店主人忘了，遂于沿路上令王吉于墙壁粘手榜



云：“某年某月某日，有剑浦林积假馆上庠，有故人元珠，可相访于贯道斋。”不止一日，到于学中，参了假，仍旧归斋读书。

止说这囊珠子，乃是富商张客遗下了去的。及至到于市中取珠欲货，方知失去，唬得魂不附体，道：“苦也！我生受数年，只选得这包珠子。今已失了，归家妻子孩儿如何肯信？”再三思量，不知失于何处，只得再回，沿路店中寻讨。直寻到林上舍所歇之处，问店小二时，店小二道：“我却不知你失去物事？”张客道：“我歇之后，有恁人在此房中安歇？”店主人道：“我便忘了，从你去后，有个官人来歇一夜了。绝早便去，临行时吩咐道：‘有人来寻时，可千万使他来京师上庠贯道斋，问林上舍名积。’”张客见说言语跷蹊，口中不道，心内思量：“莫是此人收得我之物？”当日只得离了店中，迤迤再取京师路上来。见沿路贴着手榜，中有“元珠”之句，略略放心。不止一日，直到上庠，未去歇泊，便来寻问。学对门有个茶坊，但见：

木匾高悬，纸屏横挂。壁间名画，皆唐朝吴道子丹青；瓯内新茶，尽山居玉川子佳茗。

张客入茶坊吃茶，茶罢，问茶博士道：“此间有个林上舍否？”博士道：“上舍姓林的极多，不知是那个林上舍？”张客说：“贯道斋名积字善甫。”茶博士见说：“这个便是个好人。”张客见说道是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张客说：“上舍多年个远亲，不相见，怕忘了。若来时，相指引则个。”正说不了，茶博士道：“兀的出斋来的官人便是。他在我家寄衫帽。”张客见了，不敢造次。林善甫入茶坊，脱了衫帽。张客方才向前看着林上舍，唱个喏便拜。林上舍道：



初刻拍案惊奇

“男儿膝下有黄金，如何拜人？”那时林上舍不识他有甚事。但见张客簌簌地泪下，哽咽了说不得。歇定，便把这上件事，一一细说了一遍。林善甫见说，便道：“不要慌，物事在我处。我且问你则个，里面有什么？”张客道：“布囊中有锦囊，内有大珠百颗。”林上舍道：“多说得是。”带他去安歇处，取物交还。张客看见了道：“这个便是，不愿都得，但只觅得一半，归家养膳老小，感戴恩德不浅。”林善甫道：“岂有此说。我若要你一半时，须不沿路粘贴手榜，交你来寻。”张客再三不肯都领，情愿只领一半。林善甫坚执不受，如此数次相推。张客见林上舍再三再四不受，感戴洪恩不已，拜谢而去。将珠子一半于市货卖，卖得银来，舍在有名佛寺斋僧，就与林上舍建立生祠供养，报答还珠之恩。善甫后来一举及第。诗云：

林积还珠古未闻，利心不动道心存。
暗施阴德天神助，一举登科耀姓名。

善甫后来位至三公，二子历任显宦。古人云：“积善有善报，积恶有恶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恶之家，必有余殃。”正是：

黑白分明造化机，谁人会解劫中危？
分明指与长生路，争奈人心着处迷。

此本话文，叫做《积善阴鹭》，乃是京师老郎传留至今。小子为何重宣这一遍？只为世人贪财好利，见了别人钱钞，昧着心就要起发了。何况是失下的，一发是应得的了。谁肯轻还本主？不知冥冥之中，阴功极重。所以裴令公相该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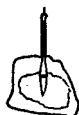
死，只因还了玉带，后来出将入相。窦谏议命主绝嗣，只为还了遗金，后来五子登科。其余小小报应，说不尽许多。而今再说一个一点善念，直到得脱了穷胎，变成贵骨。说与看官们一听，方知小子劝人做好事的说话，不是没来历的。你道这件事出在何处？国朝永乐爷爷未登帝位，还为燕王。其时有个相士，叫做袁柳庄，名珙，在长安酒肆遇见一伙军官打扮的，在里头吃酒。柳庄把内中一人看了一眼，大惊下拜道：“主公乃真命天子也！”其人摇手道：“休得胡说！”却问了他姓名去了。明日只见燕府中有懿旨，召这相士。相士朝见，抬头起来，正是昨日酒馆中所遇之人。原来燕王装作了军官，与同护卫数人，出来微行的。就密教他仔细再看相，柳庄相罢称贺，从此燕王决了大计。后来靖了内难，乃登大宝，酬他一个三品京职。其子忠彻亦得荫为尚宝司丞。

大多晓得柳庄神相，却不知其子忠彻传了父术，也是一个百灵百验的。京师显贵公卿，没一个不与他往来，求他风鉴的。其时有一个姓王的部郎，家中人眷不时有病。一日，袁尚定来拜。见他面有忧色，问道：“老先生尊容滞气，应主人眷不宁。然不是生成的，恰似有外来妨碍，原可趋避。”部郎道：“如何趋避？望请见教。”正说话间，一个小厮捧了茶盘出来送茶。尚宝看了一眼，大惊道：“原来如此。”须臾吃动罢茶，小厮接了茶钟进去了。尚宝密对部郎道：“适来送茶小童，是何名字？”部郎道：“问他怎的？”尚宝道：“使宅上人眷不宁者，此子也。”部郎道：“小厮姓郑，名兴儿，就是此间收的，未上一年，老实勤谨，颇称得用。他如何能使家下不宁？”尚宝道：“此小厮相能妨主，若留过一年之外，便要损人口，岂止不宁而已。”部郎意犹不信道：“怎便到此？”尚宝道：“老先生岂不闻马有的卢能妨主，手版能忤人君的故事么？”部郎省悟道：“如此，只是遣了他罢了。”



部郎送了尚宝出门，进去与夫人说了适间之言。女眷们见说了这等说话，极易听信的。又且袁尚宝相术有名，那一个不晓得？部郎是读书之人，还有些倔强未服，怎当得夫人一点疑心之根，再拨不出了。部郎就唤兴儿到跟前，打发他出去。兴儿大惊道：“小的并不曾坏老爷事体，如何打发小的？”部郎道：“不为你坏事，只因家中人口不安，袁尚宝爷相道，都是你的缘故。没奈何打发你在外去过几时，看光景再处。”兴儿也晓得袁尚宝相术神通，如此说了，毕竟难留，却又舍不得家主，大哭一场，拜倒在地。部郎也有好些不忍，没奈何强遣了他。果然兴儿出去了，家中人口从此平安。部郎合家越信尚宝之言，不为虚谬。

话分两头，且说兴儿含悲离了王家，未曾寻得投主，权在古庙栖身。一日，走到坑厕上痾屎，只见壁上挂着一个包裹，他提下来一看，乃是布钱密扎，且是沉重。解开一看，乃是二十多包银子。看见了，伸着舌头，缩不进来道：“造化！造化！我有此银子，不忧贫了，就是家主赶了出来，也不妨。”又想一道：“我命本该穷苦，投靠了人家，尚且道是相法妨碍家主，平白无事赶出来，怎得有福气受用这些物事？此必有人家干甚紧事，带了来用，因为登东司，挂在壁间失下了的，未必不关着几条性命？我拿了去，虽无人知道，却不做了阴鹭事体？毕竟等人来寻，还他为是。”左思右想，带了这个包裹，不敢走离坑厕。沉吟到将晚，不见人来，放心不下，取了一条草荐，竟在坑板上铺了，把包裹塞在头底下，睡了一夜。明日绝早，只见一个人头蓬眼肿，走到坑中来。见有人在里头，看一看壁间，吃了一惊道：“东西已不见了，如何回去得？”将头去坑墙上乱撞。兴儿慌忙止他道：“不要性急！有甚话，且与我说个明白？”那个人道：“主人托俺将着银子到京中做事，昨日偶因登厕，寻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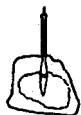


竹钉，挂在壁上。已后登厕已完，竟自去了，忘记取了包裹。而今主人的事既做不得，银子又无了，怎好白手回去见他？要这性命做甚？”兴儿道：“老兄不必着忙。银子是小弟拾得在此，自当奉璧。”那个人听见了。笑逐颜开道：“小哥若肯见还，当以一半奉谢。”兴儿道：“若要谢时，我昨夜连包拿了去不得，何苦在坑板上忍了臭气，睡这一夜？不要昧了我的心。”把包裹一撩，竟还了他。那个人见是个小厮，又且说话的确，做事慷慨，便问道：“小哥高姓？”兴儿道：“我姓郑。”那个人道：“俺的主人姓郑，河间府人，是个世袭指挥。只因进京来讨职事做，叫他拿银子来使用。不知是昨日失了，今日却得小哥还俺。俺明日做事停当了，同小哥去见俺家主，说小哥这等好意，必然有个好处。”两个欢欢喜喜，同到一个饭店中，殷殷勤勤，买酒请他，问他本身来历。他把投靠王家，因相被逐，一身无归上项苦情，备细述了一遍。那个人道：“小哥患难之中，见财不取，一发难得。而今不必别寻道路，只在我下处同住了，待我干成了这事，带小哥到河间府罢了。”兴儿就问那个人姓名。那个人道：“俺姓张，在郑家做都管，人只叫我做张都管。不要说俺家主人，就是俺自家，也盘缠得小哥一两月起的。”兴儿正无投奔，听见如此说，也自喜欢。从此只在饭店中安歇，与张都管看守行李。张都管自去兵部做事。有银子得用了，自然无不停当，取郑指挥做了巡抚标下旗鼓官。张都管欣然走到下处，对兴儿说道：“承小哥厚德，主人已得了职事，这分明是小哥作成的。俺与你只索同到家去报喜罢了，不必在此停留。”即忙收拾行李，雇了两个牲口，做一路回来。到了家门口，张都管留兴儿在外边住了，先进去报与家主郑指挥。郑指挥见有了衙门，不胜之喜。对张都管道：“这事全亏你能干得来。”张都管说道：“这事全非小人之能，



一来主人福荫，二来遇个恩星，得有今日。若非那个恩星，不要说主人官职，连小人性命也不能够回来见主人了。”郑指挥道：“是何恩星？”张都管把登厕失了银子，遇着郑兴儿，厕板上守了一夜，原封还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郑指挥大惊道：“天下有这样义气的人，而今这人在那里？”张都管道：“小人不敢忘他之恩，邀他同到此间，拜见主人，见在外面。”郑指挥道：“正该如此，快请进来。”张都管走出门外，叫了兴儿一同进去，见郑指挥。兴儿做小厮过的人，见了官人，不免磕个头下去。郑指挥自家也跪将下去，扶住了说道：“你是俺恩人，如何行此礼？”兴儿站将起来，郑指挥仔细看了一眼道：“此非下贱之相，况且器量宽洪，立心忠厚，他日必有好处。”讨坐来与他坐了。兴儿那里肯坐，推逊了一回，只得依他坐了。指挥问道：“足下何姓？”兴儿道：“小人姓郑。”指挥道：“忝为同姓，一发妙了。老夫年已望六，尚无子嗣。今遇大恩，无可相报。不是老夫要讨便宜，情愿认足下做个养子，恩礼相待，少报万一。不知足下心下如何？”兴儿道：“小人是执鞭坠镫之人，怎敢当此？”郑指挥道：“不是如此说，足下高谊，实在古人之上。今欲酬以金帛，足下既轻财重义，岂有重资不取，反受薄物之理？若便恁然无关，视老夫为何等负义之徒？幸叨同姓，实是天缘，只恐有屈了足下，于心不安。足下何反见外如此？”指挥执意既坚，张都管又在旁边一力撺掇，兴儿只得应承。当下拜了四拜，认义子。此后内外人，多叫他是郑大舍人，名字叫做郑兴邦，连张都管也让他做小家主了。

那舍人北边出身，从小晓得些弓马。今在指挥家，带了同往蓟州任所，广有了得的教师，日日教习，一发熟娴，指挥愈加喜欢。况且做人和气，又凡事老成谨慎，合家之人，无不相投。指挥已把他名字报去，做了个应袭舍人。那指挥



在巡抚标下，甚得巡抚之心。年终累荐，调入京营，做了游击将军，连家眷进京，郑舍人也同往。到了京中，骑在高头骏马上，看见街道，想起旧日之事，不觉凄然泪下。有诗为证：

昔年在此拾遗金，蓝缕身躯乞丐心。
驽马鲜衣今日过，泪痕还似旧时深。

却说郑游击又与舍人用了些银子，得了应袭冠带，以指挥职衔听用。在京中往来拜客，好不气概！他自离京中，到这个地位，还不上三年。此时王部郎也还在京中，舍人想道：“人不可忘本。我当时虽被王家赶了出来，却是主人原待得我好的。只因袁尚宝有妨碍主人之说，故此听信了他，原非本意。今我自到义父家中，何曾见妨了谁来？此乃尚宝之妄言，不关旧主之事。今得了这个地步，还该去见他一见，才是忠厚。只怕义父怪道翻出旧底本，人知不雅，未必相许。”即把此事从头至尾，来与养父郑游击商量。游击称赞道：“贵不忘贱，新不忘旧，都是人生实受用好处，有何妨碍？古来有多少王公、大人、天子、宰相，在尘埃中屠沽下贱起的，大丈夫正不可以此芥蒂。”舍人得了养父之言，即便去穿了素衣服，腰系金镶角带，竟到部郎寓所来。手本上写着：“门下走卒应袭听用指挥郑兴邦叩见。”王部郎接了手本，想了一回道：“此是何人，却来见我？且又写‘门下走卒’，是必曾在那里相会过了。”心下疑惑。原来京里部官清澹，见是武官来见，想是有些油水的，不到是作难，就叫相请讲。郑舍人一见了王部郎，连忙磕头下去。王部郎虽是旧主人，今见如此冠带换扮了，一时那里遂认得？慌忙扶住道：“非是统属，如何行此礼？”舍人道：“主人岂不记那年



的兴儿么？”部郎仔细一看，骨格虽然不同，体态还认得出。吃了一惊道：“足下何自能致身如此？”舍人把认了义父，讨得应袭指挥，今义父见在京营做游击的话说了一遍，道：“因不忘昔日看待之恩，敢来叩见。”王部郎见说罢，只得看坐。舍人再三不肯道：“分该侍立。”部郎道：“今足下已是朝廷之官，如何拘得旧事？”舍人不得已，旁坐了。部郎道：“足下有如此后步，自非家下所能留。只可惜袁尚宝妄言误我，致得罪于足下，以此无颜。”舍人道：“凡事有数，若当时只在主人处，也不能得认义父，以有今日。”部郎道：“事虽如此，只是袁尚宝相术可笑，可见向来浪得虚名耳。”正要摆饭款待，只见门上递一帖进来道：“尚宝袁爷要来面拜。”部郎抚掌大笑道：“这个相不着的又来了，正好取笑他一回。”便对舍人道：“足下且到里面去，只做旧时妆扮了。停一会待我与他坐了，竟出来照旧送茶，看他认得出认不出？”舍人依言，进去卸了冠带与旧日同伴，取了一青长衣披了。听得外边尚宝坐定讨茶，双手捧了一个大茶盘，恭恭敬敬出来送茶。袁尚宝注目一看，忽地站了起来道：“此位何人，乃在此送茶？”部郎道：“此前日所逐出童子兴儿便是。今无所归，仍来家下服役耳。”尚宝道：“何太欺我？此人不论后日，只据目下，乃是一金带武职官，岂宅上服役之人哉！”部郎大笑道：“老先生不记得前日相他妨碍主人，累家下人口不安的说话了？”尚宝方才省起向来之言，再把他端相了一回，笑道：“怪哉！怪哉！前日果有此言，却是前日之言也不差，今日之相也不差。”部郎道：“何解？”尚宝道：“此君满面阴德纹起，若非救人之命，必是还人之物，骨相已变。看来有德于人，人亦报之。今日之贵，实由于此。非学生之有误也。”舍人不觉失声道：“袁爷真神人也！”遂把厕中拾金还人，与挈到河间认义父亲，应袭冠带前后



事，备细说了一遍，道：“今日念旧主人，所以到此。”部郎起初只晓得认义之事，不晓得还金之事。听得说罢，肃然起敬道：“郑君德行，袁公神术，俱足不朽。”快教取郑爷冠带来，穿着了，重新与尚宝施礼。部郎连尚宝多留了筵席，三人尽欢而散。

次日王部郎去拜上郑游击，就当答拜了舍人，遂认为通家，往来不绝。后日郑舍人也做到游击将军而终，子孙竟得世荫。只因一点善念，脱胎换骨，享此爵禄。所以奉劝世人，只宜行好事，天并不曾亏了人。有古风一首为证：

袁公相术真奇绝，唐举许负无差别。
片言甫出鬼神惊，双眸略展荣枯决。
儿童妨主运何乖？流落街衢实可哀。
还金一举堪夸羨，善念方萌已脱胎。
郑公生平原倜傥，百计思酬恩谊广。
螟蛉同姓是天缘，冠带加身报不爽。
京华重忆主人情，一见袁公便起惊。
阴功获福从来有，始信时名不浪称。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艚

诗曰：

苑枯本是无常数，何必当风使尽帆？
东海扬尘犹有日，白衣苍狗刹那间。

话说人生荣华富贵，眼前的多是空花，不可认为实相。如今人一有了时势，便自道是万年不拔之基，旁边看的人也是一样见识。岂知转眼之间，灰飞烟灭，泰山化作冰山，极是不难的事。俗语两句话说得好：“宁可无了有，不可有了无。”专为贫贱之人，一朝变泰，得了富贵，苦尽甜来，滋味深长。若是富贵之人，一朝失势，落泊起来，这叫做树倒猢猻散，光景着实难堪了。却是富贵的人只据目前时势，横着胆，昧着心，任情做去，那里管后来有下梢没下梢。

曾有一个笑话，道是一个老翁有三子，临死时吩咐道：“你们倘有所愿，实对我说。我死后求之上帝。”一子道：“我愿官高一品。”一子道：“我愿田连万顷。”末一子道：“我无所愿，愿换大眼睛一对。”老翁大骇道：“要此何干？”其子道：“等我睁开了大眼，看他们富的富，贵的贵。”此虽是一个笑话，正合着古人云：